

讀  
書  
雜  
志

漢書弟十三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馮奉世傳

萬二千人騎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宋祁曰：浙本南本無人字。念孫案：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

令告則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念孫案：令當爲令。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案上文云：今有司以爲予告得。

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五引此。竝作今。

進退

參爲人矜嚴。好脩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竝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始失之迂矣今案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雜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竝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兒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踧躅

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敬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爲謹敬也廣雅鞠躬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躬躬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顯具得二事告之房漏世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刪念  
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  
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  
十二四十三引此竝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微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

殊爲不辭設當爲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晉序善謀篇並作沒利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未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爲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



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好忠直

以爲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爲忠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爲直之文今本訐誤爲奸又脫爲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擁佑

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  
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爲右而  
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箇切大手  
相左也大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大相左也從大工爾  
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勵也左右亮也  
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  
竝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爲古  
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

案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美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皆潁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旻宋說皆

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徒名數於長安故此言  
遷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辯景祐本及太平御  
覽禮儀部四所引竝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傳喜傳

皇太子

皇太子希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  
后太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言之下文皇后太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  
字明矣若但言太子希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  
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太子通鑑同元后傳

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帝復進見

子嗣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侯傳喜蒙侯勁嗣此文傳喜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賊念孫案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

手傷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  
況首爲惡明手傷人相對爲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  
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爲功使人行  
傷人者爲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  
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病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病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癢  
者律謂之痕病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  
同也師古曰痕音侈病音銷念孫案正文之病人本作

痕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兩痕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痕言瘡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瘡瘡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痕字非釋瘡字也師古曰瘡音鮪自爲應注瘡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瘡字而改痕人爲瘡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瘡毆傷曰瘡是瘡瘡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痕人爲瘡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竝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瘡者與瘡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泥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嬖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嬖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嬖也念孫案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況私亂而莽矯元后詔賜之外故主怒曰嬖何爲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以且嬖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閒步



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成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說見史記魏公子傳

###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痕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按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按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竝作用卿。

尙相得舛

匹夫相要尙相得舛。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尙相得舛。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尙得相舛。

翟方進傳

大都授

侯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困壤都。竈師古注都竈丞。炊之大竈。

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漢紀孝成會談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朱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邵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  
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  
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  
爲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  
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  
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  
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與涉  
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

之子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葬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葬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儀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

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僞及獻儀者其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

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

下文

曰亦惟宗室之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

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

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尙書

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

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儀音儀說文曰儀從車義聲或

作儀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彭長田君碑曰安惠黎

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

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卽古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寶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爲念說文念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

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  
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  
令色卽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  
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徵徵善諛言今  
文作惟譏譏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  
或作埒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譏譏善埒  
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譏譏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譏  
譏讒言貌也引書曰譏譏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譏譏



善靖竝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談談者乎賈逵注  
曰談談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尚書曰惟談談善靜言  
是靜言卽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  
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

羣鴈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斃頭  
引之曰鴈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鴈古謂鵝爲鴈說見經  
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  
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  
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  
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尙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  
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  
記耳

則不深察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  
雨之灾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深察若不深  
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變改

如使危亾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  
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  
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政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  
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  
言火燎方熾甯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  
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  
詩作能或滅之非謂甯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

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衰

如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

說見唐韻正

聲與乃相近故義亦

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宓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

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侯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鵠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閔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

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甯一聲之轉故此  
作能或滅之毛詩作甯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甯亦甯此依毛詩改也  
乃也鄭箋誤解甯字說見經義述聞甯或滅之下

### 炮烙

榜莖瘡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  
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

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

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  
記殷本紀

### 建治

反除白翼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爲建議劾治此曲爲之說也建當爲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主  
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 隸書建字或作逮見漢北海相景君與  
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媮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媮出之具師古曰媮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宋祁曰媮本媮作媮音又媮也蕭該音義亦作媮音偵念孫案媮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爲媮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媮出說文媮耦也從女有聲讀

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媢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閔免遁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媢出之具也媢與媢字相似世人多見媢少見媢故媢譌爲媢矣

###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眾條諸事立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



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卑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會之三朝之會。

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

三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會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遷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竝作日有會之於三朝之會。」又何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

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觀法出而後駕陳  
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後出  
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  
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  
觀法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  
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

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主吉傳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唐林數上疏諫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言永所諫正者唯証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証靖郭君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淡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淡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隩乃書撰異衛包所改尚己辯之書大傳壇四奧鄭注竝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

居四隩章注云隩內也是與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爲

隩

釋文鳥到於六二反

隩與奧亦同義

###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姒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文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 學宮

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

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  
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脩治學官  
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脩起學官注曰學官  
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  
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  
改官爲官藝文類聚職  
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竝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  
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錯去不字予據顏注去之爲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疎相錯爲國計便便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

漢紀作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

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不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

外戚親而異姓疎故曰宜令異

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

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亾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光祿大夫龔勝，勝獨以爲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

今本  
晚罪

字依漢  
紀補

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

劾嘉之上不當有炆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爲  
上當有炆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  
而炆祿大夫龔勝獨以爲不然故師古曰孔光以下眾  
其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若劾嘉上有炆祿大夫龔勝  
六字則與勝獨以爲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  
爲衍文反刪去下文之炆祿大夫龔五字斯爲顛倒矣  
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炆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



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炎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 尊卑

今定陶其皇太后其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卑亾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竝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亦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竝無此論至宋而

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會采於楊。因氏覓楊在河汾之間。攷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會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會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啟臨淄侯之嘲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矣。作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

望本自周宣王子尙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拜於  
晉因為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偽自  
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  
姓從手者偽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注本  
毛本揚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  
揚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三志趙充國  
谷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  
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  
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 景祐本  
注本毛本從木者尙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  
碑云君之孟子有楊身之才身卽雄之子也而其字從  
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反離騷

通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宥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

衍

下文獨載反離騷同

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

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

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

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

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

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

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

書鈔藝文部八

陳禹謨本加離字

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

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

反駭

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駭，則吳所見本尚無離字

### 畔牢愁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爲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爲憫廣韻憫力求切烈也廣雅曰烈烈憂也是憫爲憂也集韻憫慄憂也外戚傳憫慄不言師古曰憫慄哀愴之意也義竝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

故與倒通。牢愁，疊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經篇注竝曰：軌道，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尙遠。

埃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

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埃慶雲也埃慶雲而將舉本作慶族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爲羌而妄改之耳

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

後甘泉賦曰厥

高慶而不可虜翼度枚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竝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埃

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

雲則慶爲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頽而喪榮張晏曰慶

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

明在文盛本如此監本改亦爲讀非是

亦者承

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鵲鳩

引之曰杜鵑一名鵲鳩一名買鵲一名子鳩鵲鳩一作  
鵲鳩一作鵲鳩楚辭離騷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  
爲之不芳王注曰鵲鳩一名買鵲常以春分鳴反騷徒  
恐鵲鳩之將鳴兮服虔曰鵲鳩一名鵲伯勞也順陰氣  
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  
意蓋謂春分之時眾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爲  
五月始鳴之鵲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爲之不芳也今案  
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  
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  
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鳩爭鳴而眾芳歇絕可無  
以春鳥爲疑矣況鸚鵡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爲  
可據玉篇鸚鵡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  
鸚鵡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  
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鸚鵡音於絹是鸚鵡同聲也子  
鳩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鳩華陽國志作子鳩子  
鳩之爲子鳩猶鸚鵡  
鳩之爲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鸚鵡爲子鳩也而師古

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鸚鵡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將  
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鸚鵡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鸚  
鳩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此皆於王服兩  
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爲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鸚鵡春

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鳩

擇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鳩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鳩而鳩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鳩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鳩卽

因注內鳩字而誤。雄鳩善鳴故曰雄鳩之鳴逝兮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鳩則非其指矣。備考諸書亦無雄鳩之文。千京不察且并改注文之雄鳩爲雄鳩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鳩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犇狂凡八神也。劉敫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楚辭九歎

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眴眴

柴虎參差魚頤而眴眴師古曰頤眴上下也眴胡岡反  
文選李善注云頤眴猶頤頤也念孫案眴者眴之譌眴  
字古讀胡岡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脰與狂爲韻故借爲頤頤之頤不  
知何時內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眴字矣  
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眴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  
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爲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

壇曼殊爲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既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離乎慘纒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爲廣大之名。

達達

達達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善注曰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袂振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袂振。服虔曰袂中央

也振屋招也師古曰

棟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棟字俱無央

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棟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

念孫案棟當作央今作

棟者因振字而誤加木旁耳

凡字有上下相因而誤者如璿機之爲璿璣鳳皇之

爲鳳凰窳夕之爲窳窳展轉之爲輶轉義笠之爲簣笠畎畝之爲畎畝皆棟振之類也

振與宸同

說文宸屋宇也

卽服注所謂屋榻鄭注士喪禮曰宇招也

卽今人所謂屋檐

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振

與上榮相對爲文則央字不當作棟服虔訓爲中央則

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棟於兩反則所見本

已譌作棟矣西京賦曰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

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不当作棟益明矣魏都

旅楹閑列，暉鑒袂振。張載曰：袂，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袂，亦是傳寫之誤。說文：袂，袂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卽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無涉。集韻：袂，屋中央也。則爲誤本。漢書所惑矣。

### 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  
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  
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  
今案和讀唱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南天文篇  
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

今本  
主講



作生辯

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

今本脫不字辯見淮南

故爲和

此和字讀和睦之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

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

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

唱和之和

以律管言之則變

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

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

牙之調琴也

### 標訛碩麟

炎感黃龍兮標訛碩麟師古曰言炎燄盛感神物也

訛化也。燦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燦  
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炆也。爾雅釋草釋文說  
引字林弋劔反說  
文曰燦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讐跖覓負沱河靈嬰踢爪華蹈衰服虔  
曰沱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沱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  
衰山也。宋祁曰江鄰篋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  
襄山。楊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  
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  
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

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巖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竝無巖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陽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沚爲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沚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沚同字故晉灼訓沚爲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沚同字故服虔訓沚爲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跂龜負沚負坻卽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沚字從彡得聲古音在諄部

沚又爲災沚之沚漢

書孔亮傳六診之作宋祁曰韋昭云診謂皇極五行之氣相診辰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診音辰案韋昭音持軫反則在諄部服虔

音辰則又在脂部 坻字從氐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

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氐之字亦與從診之字相通

曲禮眡於鬼神鄭注曰眡或為祗小雅無將大車篇曰

無思百憂祗自疢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卽

自疢是其證也然則負診之診古讀若坻故與衰爲韻

若改衰爲襄則與診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襄是也蕭

該所見一本作曠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曠則其字之

本作襄明矣郊祀志作襄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爲據

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竝作衰而今本皆作襄

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

封禪書正義尚作褻音色  
倉反則褻字爲後人所改

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褻  
字正作褻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竝作褻恐亦  
後人所改

驂服

麗鉤芑與驂尊收兮服元冥及祝融宋祁曰驂字可刪  
服字當作驂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芑與尊收所謂兩  
服上褻也驂元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鴈行也顏注麗竝  
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總釋  
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誤作服而上  
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  
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爲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  
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  
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  
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皆

蓬蒙列皆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瞑目裂皆

泰族篇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

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並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良九三列其質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公篇兩駢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耀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焯焯明也光焯天地猶言光

燿天地也說文焯明也引鄭語焯燿天地今本焯作淳  
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亦昭四  
海故命之曰祝融章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焯淳純古竝通用敘傳  
黎淳燿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爲美亦失之太  
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  
明也

沈沈 噓噓 紉中

沈沈容容噓噓紉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  
反文選亦作沈沈念孫案蕭本是也沈容雙聲字謂禽  
獸眾多之貌也上文萃從允溶文選亦作沈溶李善曰



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鬻。沈以水切。今本水譌

作永據上

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沈沈草書相似，故沈譌爲沈。

史記六國表索隱轉音屬沈反。今本沈譌爲沈。

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

矣。

晉灼曰：

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注。今據文選注改。

口之上下名

爲噤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噤吐舌於紉罔之中也。

師古曰：噤音其略反。紉古絃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

爲噤則噤罔紉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噤吐舌以

曲通其義。始失之迂矣。余謂噤讀爲窮極倦飢之飢字。

本作餒又作餒。方言曰：餒，餒也。

餒與餒同

說文作餒。

玉篇廣韻並其

虛  
以廣雅曰疲羸券仰極也券亦與倦同仰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

如傅子虛賦微飢受詘郭璞曰飢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飢驚憚警伏郭璞曰窮極倦飢疲憊也然則遙矇虛紉中謂禽獸皆遙倦飢於羅網之中也作矇者假飢字耳飢矇竝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

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殉皇儲胥督陸皆官  
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  
木槌槍纍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  
待所須分儲胥爲二義已失之迂若黃說以儲胥爲官  
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 擗邑

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憶之憶師古曰  
擗舉手擬之也文選擗作擗李善曰蒼頡篇曰擗拍取  
也鄭元禮記注曰擗之言芟也禮器有擗而播也注字林曰擗山  
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擗并也音芟念孫案擗當

從韋本作擻玉篇廣韻皆無擻字蓋卽擻字之譌

平不肆險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  
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心於義  
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  
始明矣今案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肆亦忘也肆讀曰肆  
廣雅曰肆忘也又曰肆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肆  
緩也是肆與肆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

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竇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緡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穀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竇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五剖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  
剖竝為戰國宋祁曰剖韋本作牖匹力反念孫案文選  
亦作剖剖與牖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  
也說文牖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𠄎玉篇牖副竝音  
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圻不副正義曰圻副皆裂也引曲  
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  
得其解而改副為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普力反義  
訓剖發後之學者但以爲副貳  
字讀詩不圻不副  
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  
矣副與牖同音而俱訓為判故韋本作牖若本是剖字  
不得與牖通矣且結逸七為一韻古音在  
質部副國為一韻

古音在職部

若改副爲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

子六人坼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

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引史記作坼副而生

郭注海內經引啟筮曰鯀夙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

本亦作剖

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殛之於羽山副

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爲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

纒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率象婦人徽猛

猛虎也見范望注是

徽爲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也

今本徽譌作制應劭

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

今本譌作束以繩徽弩之徽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

則舊

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徽乃訓爲繩耳

雀 鳥 乘鴈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島字有通俗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鳥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



雲僭身爲島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鳥爲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澥之島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鴈爲四鴈非也雙鳥當爲隻鳥乘鴈隻鳥謂一鴈一鳥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爲多無一人不爲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鴈雙鳥也乘之爲數其訓不一有訓爲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爲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

今本乘譌作乘辯見淮南列女傳仁

智傳曰夫雖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

訓爲二也有訓爲一者方言曰絀擊僕介特也楚曰僕

晉曰絀秦曰擊物無耦曰特擊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

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辨見方言疏證補 鴈曰乘廣雅曰乘壹弋也

弋古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

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爲一也乘鴈隻鳥卽方言所謂飛

鳥曰隻鴈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爲四而不知其

又訓爲一故以乘鴈爲四鴈後人又改隻鳥爲雙鳥以

配四鴈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鳥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隻

四鴈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頷頤

蔡澤頷頤折頰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頷一作  
頷蕭該音義作頷韋昭曰曲上曰頷該案字林曰頷狹  
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頷者正字作頷  
者俗字作頷者譌字也注內頷字同玉篇頷音欽曲頤也廣韻

及駁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並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

古曰噤吟頷頤之貌其字正作頷故知此頷字爲頷字

之譌玉篇廣韻頷字皆無欽音集韻頷祛音切文選作

頷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頰皆頷之俗字

淳滄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嶮嶮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歎烝師古

曰淳盛也

各本淳下衍滄字今刪

滄雲氣兒念孫案淳滄雲與散

歎烝對文則淳當訓爲作

孟子天油然作雲

爾雅淳作也郭注

曰淳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賈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

瘦

瘦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矣斲服虔曰瘦古之善塗堅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

古曰璽則今之仰泥也。璽，技拭也。故謂塗者爲璽人。璽

音乃高反，又乃回反。

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辨見下

念孫案璽當作

璽。說文璽

今本詁作璽玉篇廣韻同

墀地

說文墀涂地也涂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璽

已

巾擗之

此卽師古所謂技拭

從巾慶聲

慶猶文婚字今本慶謄作璽

讀若水溫

璽

羅字注云安羅溫也玉篇奴旦切

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

昆二切廣韻乃回乃素二切廣雅曰璽

璽，璽塗也。

今本璽字

亦謄作璽

璽字曹憲音奴回璽鐵論散不足篇曰富者璽璽

壁飾

今本璽誘作璽

莊子徐無鬼篇郢人璽慢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人漢書音義作慢人

今本慢人

服

虔云

此下引服注

璽音溫

羅今本脫羅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溫爲音鏡大

誤

韋昭乃回反

以上莊子釋文

要而論之此字本作𦓐從巾𦓐

聲非從𦓐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𦓐籀文𦓐字故𦓐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𦓐字亦從𦓐聲而讀若閔是其例也許服竝讀𦓐爲溫羅與乃昆之音相近韋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𦓐字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𦓐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𦓐字之音迴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𦓐少見𦓐故漢書說文廣雅之𦓐字遂譌爲𦓐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

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𤝵字何時又譌而爲𤝵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𤝵字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𤝵𤝵也從犬夔聲女交切玉篇𤝵與𤝵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𤝵字訓爲塗𤝵者戡然兩字今服讀若溫羅而訓爲塗𤝵顏音乃回反而訓爲拔扞明是𤝵字非𤝵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𤝵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𤝵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𤝵奴回切古之善塗𤝵者下平聲六豪𤝵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𤝵一曰𤝵善塗𤝵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

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優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漢書優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優爲優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

知讀如字

宋祁曰司



馬溫公云哲當作誓。誓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祕注亦云。五行傳曰。誓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誓爲知。不當改爲誓。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弟十三

漢書第十四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

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以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爲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白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

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言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彘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圈卽承上使固入圈擊彘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圈刺彘不當言下固也圈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

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  
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卽所謂  
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  
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  
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  
竝與此廩廩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爲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  
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

金安上傳  
惇篤有智

加一厚字則

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

陳禹

漢本加  
厚字 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  
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其爲邑起家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  
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旣言爲邑起家立祠則然字  
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  
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晉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

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遞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遞以狀高注曰遞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誥作道據老改子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犬而笑之猶言迂而



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平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

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淡，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淡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卽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旣依史記改爲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

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駟漢書郊祀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爲偶而後可

恣治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

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會  
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  
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  
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  
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牧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

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

之廉武使之督盜賊

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

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

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爲慝，以避文法。馮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之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sub>句</sub>，謂乞與之也。乞

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  
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勾廣雅曰勾與也謂出三  
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勾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  
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勾字作勾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  
徐鍇改自作丐卽勾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  
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  
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傳我勾若馬師古曰勾乞與也乞音氣文  
義正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匹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

延年也

上文云趙禹爲中大夫嘗中廢已爲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

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寶嬰爲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果果已奴射聘者也已縛之上山外

賦傳云勾沐沐我已飯我

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

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  
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爲彈

相與揆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

取之也

下文云得赤丸者研武吏黑者研文吏白者主治瘵彈音徒旦反念孫案

正文內本無爲彈二字丸卽彈丸也旣言揆丸則不得更言爲彈師古云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揆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  
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身合反然今之書本  
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念孫案邑當音身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  
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匿身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  
阿匿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色人主則大爲  
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

迂矣

貨殖傳

羅

山不糝。糝師古曰。糝古槎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糝從  
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  
通。無緣借糝爲槎。糝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  
用隸書。差字或作差。漢太尉劉寬碑。咨嗟是也。後人誤  
認差上之丩爲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  
頭作差。與糝字相似。因譌而爲糝矣。玉篇廣韻。糝字並  
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糝槎爲一字。引漢書山不糝。  
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糝。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  
諸書竝沿其誤。

于越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

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

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

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

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鑄

爲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倮

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

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

干爲干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

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荊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

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

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

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

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

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

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

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

字乃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與李注不合

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

案韋以干越為餘干雖非

確詰然亦是干字非于字

是其證師古改干為于而以春秋之於越

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為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 圍奪成家

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為禁守則圍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

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寶

典篇不圍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圍我豈子辭過篇遊足以圍風寒莊子繕性篇其求不可圍並與禦同又大

雅丞民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疆  
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  
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  
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  
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爲廢宜  
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

周官籒師疏引鄭志同

謂廢置之積貯

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閒也史記作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閒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

書云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倉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爲出賣非是越世

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

廢舉仲尼弟子傅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裘駟曰廢

舉謂停貯此卽貨殖傳所云子貢發貯蓄財者也廢與

發古同聲而通用

爾雅曰發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權

廢卽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器之未

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周  
禮傳包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台

欒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欒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  
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  
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爲聚  
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  
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爲相配耦  
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苔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  
云鮐鯨千斤甌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  
相配耦爲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欒麴鹽豉  
千苔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甌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  
然數字乃漢

學人所改甌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爲甌音貽案徐說是也爾



雅獸詁謂之斂郭注曰斂數小器長沙謂之斂徐所引  
斂瓦器受斗六升卽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  
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斂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  
今本台作苔乃苔字之譌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  
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黃齊侯呂師  
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合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斷任氏獨  
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  
賈讀曰價又斷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

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  
爲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  
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爲鹽謂物  
之麤惡者也唐風揚羽傳曰鹽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  
曰鹽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  
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桔之桔揚涼注荀子勸學篇曰凡  
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  
者謂之楷議兵篇曰械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  
其苦良鄭司農  
用兵革窳窳不便利或作甘苦之苦  
讀苦爲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  
苦韋注曰功半也苦脰也淮南時則篇工事苦慢高注  
曰苦惡也史記平或作沽酒之沽  
準書曰鐵器苦惡鄭注曰沽猶麤也土  
卷禮記曰弓矢之新或作榮枯之枯  
沽功釋文沽竝音古荀子天論篇桔耕  
傷稼楊涼曰桔耕

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拈作枯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此傳

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

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

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

若以任氏獨取貴為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

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為善

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

不畢則不得飲酒會肉以此為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

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

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為句是也唯

讀賈為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

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為價

矣。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飲蓋欽字之譌。隸書從金從會之字多相亂。孟子盡心篇是以言銘之也。今本銘譌作飭。史記作歆。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歆而德之。韋

注曰：歆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

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熙興也。是歆爲喜也。歆

欽聲相近，歆之通作欽，猶歆之通作廢矣。見上小雅鼓  
鍾篇，鼓鍾欽欽。毛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字亦  
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欽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  
人而不自美，非歆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欽也。

### 大將軍

天下駮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  
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  
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  
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  
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靜悍

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陸史傳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爲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竊而盜也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竊也然剽是用刀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分大小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

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  
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  
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  
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  
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  
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  
心本爲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  
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終也言其

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从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



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踈直而慈愛者  
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  
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念孫案此本作谷  
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  
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  
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  
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  
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獨从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从者甚多念孫案獨从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爲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从者甚多亦解傳云少時陰賊感樂不快意所殺甚眾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从亦後人以誤本涉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从於塵中者甚眾卽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爲後人所改後

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外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外者甚多文選而京賦注所引同是正今本之誤。

佞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一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

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  
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 何奴傳

#### 肉會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會士力能彎  
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會二字云言無米粟唯會肉念  
孫案師古說非也肉會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  
會固何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  
言之則肉會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會當爲  
用會字之誤也

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用  
二形相似故用譌爲肉

用猶以也言

射狐兔以會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會是其明  
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  
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  
以劉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  
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元止測曰反弓  
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  
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井九三可用汲史  
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  
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  
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逝不用濯

士裘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  
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  
牝以桑特性饋會禮注引作牝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  
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  
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  
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  
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  
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  
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會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  
咸會畜肉乃始言會肉耳

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誅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歟丁零隔昆龍新華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歟三丁零四隔昆五新華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行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咸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以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跂行喙息

跂行喙息，頓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頓，頓動貌。念孫案：跂者，行貌也。喙者，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喙而息，頓頓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達。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並與此同。說文曰：頓，動也。跂，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並引說文云：跂，行也。凡生類之行皆曰跂。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云：跂跂眊眊，善緣壁跂。與岐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曰：喘，喙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跂行喘息，喙飛頓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慄慄蚺蝮，跂行喘息。是

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跂動噦息。淮南俶真篇曰：噦飛。噦動跂行噦息。噦噦竝與喙通。噦訓爲息，故病而短病，喙矣。韋注曰：喙，短氣貌，是也。懼而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跂爲足，喙爲口，則與噦動之文不類矣。

###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爲縱。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訓從爲隨，辯見前將

數十騎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

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

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

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

卽獨也廣雅介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

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

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

爲介

介本作不，俗作介，二形相似，故分誤爲介。杜周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

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

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也。李顏二說皆非。

爲

單于陽許曰吾爲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亾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大子卽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言爲王烏

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句無所見句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身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

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  
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  
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  
也。

護發兵烏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念孫案次句顛倒不  
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  
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  
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

逗通

邴連知虜在前逗邇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邇本作畱  
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邇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  
而邇字無音則本作畱明矣宣紀云邴連將軍廣明有  
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畱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  
行而逗畱畏懼者要斬其字竝作畱故知此邇字爲後  
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邇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  
逗畱法其字亦作畱又元后傳吏畏懼逗邇當坐者邇  
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  
何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

畱



爲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韃王爲烏菽都尉  
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攽曰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與  
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  
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  
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  
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  
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  
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

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  
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爲烏  
藉都尉卽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  
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  
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 羣臣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  
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眾官而言猶  
言左右當戶之屬耳

上文云匈奴置  
左右大當戶

宣紀云其左右當

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

元四之一  
三  
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聞歐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歐脫皆殺之師古曰

於歐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歐脫殺吉歐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眾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歐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

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卽是也卽者若也

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

言今若

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卽作印者後人不曉卽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

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貨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並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  
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  
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  
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  
史記漢紀同

巴菴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

劉攽曰當將千人中郎將

會重萬餘人從巴

菴關入念孫案巴菴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江水東過

符縣北、邪東南

此三字有誤

錯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

從萬人出巴符關者是符關卽在符縣而縣爲故巴

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

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祗地則在蜀之西

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祗關矣隸書符字作祗與祗相

似又涉上下文祗字而誤史記作巴蜀祗關

通鑑漢紀十同多

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

上文略巴

巴下亦衍蜀字

辯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

巴符關

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祗



係就

稍令樞爲自係就念孫案係就猶言係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係聚是也聚就一聲之傳逸周書謚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係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係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

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與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竝同、

縱嘉以矛

太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

及史記皆有欲字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  
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  
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  
竝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而于王封爲下邳侯念孫案故甌  
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邳侯  
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而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

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歐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

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

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何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

史記

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卽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雖訓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襄二十五年左傳曰閻邱嬰與申鮮虞乘而

之義也

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懼病也

說見經義述聞一與一誰能懼我下

言狹道之中一以敵

一雖崔慶之獄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鬥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閒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陷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

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  
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矣  
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  
不可與戰韋昭注越語  
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  
與爭蓋皆誤釋與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  
義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  
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  
加戰字矣

### 沮陽

最以父从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  
沮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  
涅與涅相似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

夙子侯

史表略同

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

而

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

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皆其

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涅陽侯

陳禹謀依俗本

改涅為祖

### 漢書第十四